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葦塘用計 殺小寇放火燒房

且說周瑞等不死心，二次前來放火燒大眾。躡進籬笆牆，來搬柴運草。周瑞堵著門口，把秫秸將踉到四尺多高。焉知人家大眾裡頭就防備著。究屬柴薪，一搬挪總有響動。幾位小爺在裡頭本是裝打呼，聽見外頭一響，就嚇了一跳，彼此把腳亂抬。徐良就先就躡下炕去，直奔屋門口，插管一拉，開門一看，秫秸踉了四尺多高，被徐良一腳踢散，拿刀出去。周瑞那裡敢交手，抹頭就跑，直躡出後籬笆牆去。徐良咬牙切齒，想著把他拿住，才解心頭之恨，後面緊緊追趕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艾虎、胡小記、喬賓三個人，把窗戶一踉，躡將出來，拉刀就刺。這些小賊誰敢與他們爺們動手？再說「人無頭不行，鳥無翅不騰」，沒有周瑞，誰肯那麼捨命，故此淨想著是要跑，也得跑得開。這幾位如同削瓜切菜一般，霎時間殺的乾乾淨淨。原來遭劫的難躲，在數的難逃。別瞧殺的乾淨，還有漏網之人。艾虎等大家一看沒有人了，回到屋中等著三哥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徐良追下週瑞，緊趕緊追，始終不捨，恨不得一時把他追上，結果性命，以與一方除害。焉知周瑞進西溝日，順著邊山直出北溝口。你道徐良為什麼追不上他？皆因是周瑞道路熟，跑得果然是快；徐良道路又生，疑心又太，恐怕的是山賊把他帶到埋伏裡去，留神找著周瑞的腳蹤跡，果然顯慢，未能將他追上。出了北溝口，徐良著急：「要是有了村莊，他紮將進去，這就不好找了。」倒沒有進村莊，前頭黑忽忽的一片葦塘，眼瞅著病判官紮入葦塘。徐良罵道：「好鳥八日的！進葦塘你打算老西就看不見你了？你往西北去了。」周瑞納悶：「這麼高的葦子，我又蹲著身走，又是黑夜之間，他怎麼瞧得見我哪？」徐良又嚷：「你在西北去，咱們兩個在西北見。判官你直是渾蛋，你不論東南西北，我都看的見。你走在那裡，上頭那葦葉就動在那裡。咱們兩個人西北見面。」周瑞就聽見「騰騰騰」的腳步的聲音，繞著葦塘，直奔西北去了。周瑞暗笑：「你說我是渾蛋，你比我更是渾蛋。我本來沒留神上頭的葦葉子，你雖看見，你也不該說出來。你說出來，就是把我提剩你在西北等，我可就不往西北去了。總是我命不當絕，他若看出來，一語不發在西北一等，我若出去，準死無疑。」自己一轉身，用腳尖著地，慢慢的分著葦子，一步一步提著氣，慢慢撲奔東南。列公就有說的，桃花開放的時節，那有這麼高的葦塘？此處可是南邊的地方，桃花開放，那葦子就夠一丈多高；若要是水葦，還高哪。

閒言少敘。病判官出了東南，他本驚弓之鳥，出葦塘眼似鸞鈴一樣，就見前邊黑忽忽似乎蹲著一個人相仿。周瑞又不敢前去，他本看不很真，心想必是自己眼花。等了半天並無動靜，別是個土堆兒罷，仗著膽子往前就走。看看臨近，忽然站起來一躡，說：「判官，你才來呀，老西久候多時了。咱們是死約會，不見不散，過來鬧著玩罷。」這一下，可把周瑞的真魂嚇掉，這才知道是上了當了。徐良那個聰明無比，遇事一見而明，他如果真往西北追，他豈肯說將出來。他特意的說：「往西北去，咱們往西北見。」他明知說出在西北見，周瑞絕不肯往西北去。他往西北跑，故意的踉腳；往東南來，一點聲音皆無。往這裡一躡，淨等著周瑞。果然不出他的所料。見著周瑞，他還不肯起去哪，容他往前一來，躡起來掄刀就刺。周瑞焉敢還手，抹頭就跑，復又紮入葦塘去了。徐良說：「追！」眼瞅著葦梢亂動，徐良雖然踉腳，並不進去。緣故他在暗處，自己在明處，進去總怕吃虧；又怕裡頭有水，徐良就是不會水。目不轉睛，到底瞧著那葦葉往那麼晃悠。

看了半天，那葦葉一絲也不動。自己心中納悶，一翻眼明白了，必然是周瑞藏在葦塘裡面，不敢奔東南西北，怕的是葦葉一動，外邊瞧見。徐良說：「周瑞裡邊等著，我在外邊看著，咱們兩個看誰耗的過誰？」周瑞果然是進在裡邊不敢走啦，就蹲在裡面，自己心中納悶，說：「怎麼他那樣好眼睛，我在裡頭蹲著，他會看見。且合他耗一會再說。那人鬼計多端，別聽他這一套言語。」忽然間，就聽見外邊說：「淨這麼耗著無意思，揭石頭子兒啦。」「吧噯吧噯」，打進葦塘，衝著周瑞來了。周瑞一低腦袋躲過去，復又瞧見一塊一塊直往裡打。原來是徐良不準知道他往那裡蹲著，打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打中了沒打中。「誰有些個心腸在此耍他，我還是找眾兄弟去要緊。」

臨走還說了一句話：「我淨合你耗著就完了。」其實自己輕輕的就走了，按舊路而回。

就見前邊有一個人影兒亂晃，徐良須微一停步，前邊那裡叫徐三哥。山西雁方知道是艾虎，回答：「老兄弟，有什麼事？」艾虎說：「呵，三哥你上那裡去了？我們等急了你了。那幾個賊，我們全打發他上他姥姥家去了，你這一個，可拿住了沒有？」徐良就把追周瑞進葦塘，往西北追在東北等，使了什麼詐語，拿石頭子兒投，一五一〇說了一遍。艾虎說：「可惜！要有我就追進去了。」

二人回到籬笆牆裡頭，會定胡小記、喬賓，把那些個死屍，連毛二都把他堆在屋內，把自己的包袱俱都拿上。依著喬賓說，把那個驢拉上，讓它駝著行李。徐良不讓駝，說：「你知道他那驢是那裡搶來的？有本驢主瞧見，那還了得！咱們把他解開，讓他逃命去罷。」就用那小賊搬來的柴貨，用火點著。小賊打算燒人家沒有燒成，人家倒把自己死後屍首燒了，也是他們惡貫滿盈。頃刻間，烈燄飛騰，火光大作。幾位一看，天色微明，正好走路，也就不穿著桃花溝走了，未免也就繞了點道路，整走了一天。打尖用飯，也就不細表了。

到了晚間，走到一個鎮店住店，稍微透早，艾虎奔武昌府的心勝，恨不得要連夜下去才好。依著徐良就要在這個鎮店住下才好。艾虎淨說：「天早，再走幾里。」也沒打聽打聽那裡有店，公然就一直的往正南走下來了。走到天已昏黑，又無月色，幾位覺著腹中饑餓，喬賓就說：「都是老兄弟你的主意，方才要住了店好不好。你看這趕不上鎮店，昏黑夜晚，怎麼個走法？」艾虎說：「你別抱怨我呀！我還想酒喝哪。」好不容易這才遇見了一個人，跟人家打聽打聽那裡有店。那人說：「離此不遠有一個小山坡，上頭孤零零有一顆大梓樹，參天拔地，過去有一個小鎮店，就叫孤樹店。東西大街盡東頭有一個大小店，窮富都可住。闊人單有房屋；窮人作小買賣、推車、挑擔，在外頭對著廚房，有一溜南房，大炕上住人，就是起火小店。」幾位打聽明白，直奔孤樹店而來。

到了那個小山坡，果然看見那顆大樹。過了山坡，穿那個孤樹店，到了東頭路北，有一個大店，字號是「興隆老店」。門口兩條板凳。店中大概也都住滿了的時候了。

伙計問：「幾位投宿嗎？」徐良回答：「正是。可有上房？」伙計說：「沒有上房了，有三間東房。」徐良說：「可以。」伙計帶路。拐過映壁，伙計說：「掌櫃的是山西罷？貴姓？」徐良說：「老西姓徐。」說到此處，就見上房的簾子一啟，有個人往外一探頭，把著往外一瞅，復又撤身回去。幾位也沒很留神，這就奔了東房去了。

進了屋子，點燈烹茶，打洗臉水。徐良看了看這個屋子，就有些詫異，就與艾虎、胡小記、喬賓說：「這屋子可透著有點奇怪，別是賊店罷？」艾虎說：「被三哥一說，全成了賊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咱們方才進來，上房有一個人往外一瞅，看著可有些個奇怪。我自顧與伙計說話，沒瞧見什麼模樣。這個地方可空落，留些神才好。」忽然一瞅，有一宗差事。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